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

七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陸機

冠章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相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声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礼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幸而弃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一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一素

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一指羊酪謂機曰鄉中何以敵此荅曰千里萑藁未下塩鼓時人稱為名對范陽盧志於眾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虜虜志於

傳書 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客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初機有駿太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大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大搖尾作声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大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



建論封

漢魏
出師
未有
盛此

華亭
鶴唳
不可
復聞

常。時國中多難，顧榮等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齊王冏既誅，趙王倫矜功自伐，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謂穎必能康隆。晉寧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事初穎與河間王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二北中郎將王粹、冠軍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二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官，頓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遂行。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官人孟玖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隴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帽，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皇朝傾覆，吾兄弟宗族家國重困，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二。機既死，其罪

多

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鮮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遊權門以進趨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

陸雲

二
號曰

疾有笑

雲間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至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二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看縷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曰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尔弓挾尔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駃二乃是山鹿野麕微弩強

補峻
以心
獲殺
夫若

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出補浚儀令到官肅然下不
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
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客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
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
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
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
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益形像配食縣社後成
都王穎表為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即政
衰雲屢以正言忤旨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
蔡克等上疏救雲穎不納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

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省雲邑
官者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初雲常
行追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
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
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至故人家云此數
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
本無恙季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
清蒼同遇害大將軍孫惠與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
陸相携闔朝一日湮滅國喪俊望悲豈一人後東海
王越討穎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論人
有五

喜字恭仲雲從父兄也少有聲名好孝有才思嘗為
自叙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相譚詠新序而
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
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人之歷覽蔣子
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
真所謂忍愧者也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
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
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
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
龍蛇其身沉默其財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
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
人也侃然賦國思治心不辭責以方見憚執正不懼
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
益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
保龍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
多淪沒而遠悔各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
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
年啓寤矣太康中詔為散騎常侍尋卒

制 古人云雖楚有材晉寔用之觀夫陸機陸雲是
荆衡之花梓挺珪璋於秀質馳英華於早年風駁雪澄

陸吉書 十三卷五

郭藩
才瑚
響雷

爽神精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
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豐意迴舒若重石之積
秀千條折理則電埤雲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
辭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
代文亦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
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
文之慶奉佐時之業東能選用保蒼流功屬吳祚傾
基金陵畢氣君移國劫家喪臣迂矯翮南蚌雷樓火
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沈碎雙龍巢傾兩鳳激
浪之心未聘遽骨脩鱗陵雲之章將騰先灰勁翮望

賀不
速言

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
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
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實則哲士去焉
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跡年
之丹非蘭然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
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術美非此罕有常安難奇擇居
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
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
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不進不能闢
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

抱寔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禮崇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二世為將，冀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存其禍末。其天意也，且人事乎。

夏侯湛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交善。每行止，同車接茵。京都謂之連璧。泰始中，奉賢良對策，中策，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后轉尚書郎，出為野王太守。政清

京師謂之連璧

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云云。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康帝即位，為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二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為盛，隨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今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潘岳 尼

潘岳字安仁，滎陽人也。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為帝躬藉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

賦 莊田

望塵
而拜

五路鳴鑿九旗揚旆有邑老田人或進而稱曰損益
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人以食為天正其末者
端其末善其後者慎其先今聖上圖圉於豐防儉於
逆展三時之弘務致倉稟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
存救之要術也。岳才名冠世為眾所疾遂擢遷十
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而爵二不得志時山濤領吏
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
為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裴楷藉和嶠刺捉不
得休後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
清旨韻評多不錄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趨
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謚母侯其出與崇輒望塵而
拜構毀懷之文岳之辭也謚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謚
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謂之曰尔當知足而
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既仕官不達乃作閑居賦
曰丘嫂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囚至九鄉而良史書之題
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
有之拙亦宜然僕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
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取迂者二而已矣雖通
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昔晉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
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且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

閑居賦

今後又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士
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
屑二從斗筭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
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秬足以代耕
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沽酪俟伏臘之費孔子
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
居賦其辭曰云云爰定我居卜室穿池長楊映沼芳
枳樹檉遊鱗鱖潏函音敷披竹木翳藹靈果參差張
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桲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
仲之李靡不畢植藁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
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
朗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御
衆妙而絕思終優游而養拙。趙王倫輔政孫秀與
岳素有隙遂誣岳及石崇為亂誅之夷二族。岳初
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
仁卿亦復尔邪岳曰可謂自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
投分寄石友自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夷姿容少時
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
果滿車而歸時張載其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
頓而反岳從子尼

探果癩

尼字正叔父滿平原內史以孝行稱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惟以勤孝著述為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太康中李秀才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俄轉著作郎為乘輿成○齊王冏起義引為參軍與謀時務永與末為中書人倫常艱難欲還鄉里道病卒

張載 協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特儉好亂因著銘以作誠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

劍閣銘

推論

鑄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為推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幸之匹夫也周武无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昭車之名乎青巖擊霜振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隸下也白猿玄豹藏於櫺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

傳玄
為之
延壽

也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閱闕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俊傑卓犖倜儻之徒直將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云云載又為濠汜賦司隸校尉傳玄見而嗟嘆以卑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壽遂知名起家著作佐郎載見世亂無進任意告歸卒於家

弟協字景陽少有俊才與載齊名累迁河間內史時天下已亂協遂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評云云世以為工。弟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及術時人謂載

二陸
三張

協亢陸機雲白二陸三張

史臣曰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友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列羔安仁思緒雲鸞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陸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賸潘著哀詞費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嶠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二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云然其挾彈盈粟拜塵趨貴屣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故正叔言咀菽水履危居止安女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

張載 十三已十一

世當
文宗

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錢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為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摘光王府棟宇相輝泊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綵周煥才高位卑往哲攸歎岳寔名章濛濛抑揚趨權冒勢終亦推缺尼標雅性夙聞詞今載協飛芳隸華增映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曰

述戎
論有
深識

疑然稀言江應元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氏羗所擾孟觀西討目擒氏帥齊萬年統深推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云云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轉太子洗馬在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關朝覲又侈費過度諸多忤忌統上書陳五事其二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漢文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及到末世則有玉杯象箸熊蹯豹胎云云朝廷善之東海王越為兖州牧以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

五事
諫太
子

江統 十三已十二

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李高平郗鑒為賢良陳留
阮脩為直言洛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永嘉四
年卒

孫楚 統 綽

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也才藻卓絕爽迈不群多所陵
傲缺鄉曲之吝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迁著作佐
郎復參石苞驍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
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
奏楚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遂湮廢積年初參軍
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後迁衛將

參軍
不敬
府主

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
聞武庫井中有一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或有謂之
非祥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俯鱗
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
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斯役之賢沒於
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幸賢才
垂垂於傳岩望耜於渭濱申命公卿幸獨行君子可
慎風厲俗者又李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
世抗言者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為馮翊
太守元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楚少時

枕流漱石之辯

欲隱居謂濟曰當與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
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
漱石欲厉其齒楚少所推服唯雅敬濟初楚除婦服
作詩以示濟二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
然增伉儷之重子纂子統綽
統字承公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為有楚風家
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
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為餘姚令
卒

山濤非史非徒

綽字與公博李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
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
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更非更隱
非隱若以元禮明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
前種一株松柏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二
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荅曰楓柳雖復合抱亦
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爰詢高邁則鄙於綽
或爰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
許荅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
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
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諱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

五經之鼓吹

賦作金石聲
在後石
在後石
在後石
在後石

文才
一時
之冠

捷筆
秀發

范滂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滂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數齒共行綽在前顧與數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數齒曰數之揚之糠粃在前累迂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相温將移都洛陽莫敢先諫綽乃上疏相温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彛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温王和使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史臣曰江統風險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

冠徙戎之論是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軀鴻毛義貴熊掌獻位隆端石竭誠獻替博遺忽榮利聿脩天爵雖出處異途俱難兄弟矣孫楚体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貽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忿亦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丁年沉廢蓋自取矣統綽捷筆秀發名顯中只可謂無忝尔祖統竟淪迹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諱都不惜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孫綽 十三已十五

贊曰應元蹈義子荆越俗江實海尤孫貽墳辱彪統
昆弟江左馳聲彬林藻思綽元群英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十三

一

十一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十四

列傳

羅憲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
譙周周門人乃為子貢初仕蜀一敗持節領武陵太
守泰始初入朝初憲侍譙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
後問先董官時叙用者憲厲蜀人常忌杜軫等比且西
國之良器也帝並君即任之

馬隆

馬隆字孝與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泰始中將

才堪
良將

自
能
勇

與伐吳之役下詔選良將兖州李隆才堪良將稍迂
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
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
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
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
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用
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二千人無問所
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
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會曰隆小將安能
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二十六鈞弓四鈞立

羅憲馬隆十四卷



漏箱
鹿角
車

感姓
振於
右

累葉
將明

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二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帝又給
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眾萬
計或乘險以逼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
作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
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或夾道累磁石賊
負鐵鎗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
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
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抚掌歡笑詰朝召
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隆到武威虜部
落悉歸隆涼州遂平太鼎初封秦高縣侯加授東羌
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卒於官

史記忠為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
而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服出頓橋
而擗塵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
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與之智勇多威之
武藝戒醜虜於河西制凶首於陴北審揚欣之必敗
譏揚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灵屈其深謀
陸抗奇其茂略新楨之任清規自遠鼙鼓之臣厥声
弥勁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
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斃貞則斯存

晉曰憲居玉壘才博流香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與
玄威操復無違馬墳畢禮揚門致譏璠謀超絕考材
雄傑潛師襲董觀兵歎薛惟趙與張神略多方作尉
北地立功西湘

周處 北札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
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為
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劾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
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
何謂也答云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

三害

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
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沒水
搏蛟果殺蛟而反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
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
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
不彰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克已暮年州府
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嘗醢酒
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无感乎處對曰漢
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拔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
惟一人渾有漸也入洛累迁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

患志不立不患名彰

忠孝
不商
全

避寵戚及氏人齊万年反朝臣惡馭強直皆曰馭吳
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
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馭
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
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時賊屯梁山有眾七方而駿
逼馭以五千兵擊之馭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
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稜黍期之克今終遂力戰而沒
子玘靖札

玘字宣佩陰謀事泄憂憤發背卒將死謂子璉曰殺
我者諸儻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儻

故云耳

一門
五侯

札字宣季都督石頭水陸軍事主勦李吳攻石頭札
開門應勦故王師敗績勦轉札至右將軍會稽內史
時札兄靖子懋清流亭侯懋弟廷吳吳內史廷弟贊
武康縣侯贊弟縉都鄉侯太兄子璉烏程公札一門
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王敦深忌之時
有道士李脫者好術惑眾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
弟子李弘養徒備山云應識當主勦遂誣札及諸兄
子與脫謀圖不軌於是札兄弟子皆遇害札性貪財
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

周札周札十四已四

弊者與之其鄙吝如此

周訪 號

家先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人也少沉毅謙而能讓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為縣功曹時陶侃為散吏訪薦為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及元帝渡江命參鎮軍軍事尋為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討華軼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又平之進位安南將軍久之詔以訪為荊州刺史或說王敦曰荊州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斬手書壁釋

荆州用武之國

未嘗論功伐

并遺玉環玉枕以申厚意訪投枕於地曰吾豈貴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聞躬有不臣之心怕切齒數雖懷逆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序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壯二子撫光撫子楚楚子瓊二子虓

論元會

謀得堅

燒字孟威少有節操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
 寧康初符堅將楊女寇梓潼燒固守涪城遣步騎送
 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為堅將朱彤邀而獲之燒遂
 降于安堅欲以為尚書郎燒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
 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
 之貴不以為榮况鄙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
 箕踞而坐呼之為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其整堅
 因謂燒曰晋家元會何如此燒襤袂厉聲曰戎狄集
 聚譬猶大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言光征西域堅出
 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燒曰朕眾力何
 如燒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燒不遜屢請除
 之堅待之弥厚燒後與堅兄子苟謀襲堅事泄堅引
 燒問其狀燒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
 炭不忘忠節况燒世何晋恩豈敢忘也生為晋臣死
 為晋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縛之
 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吳獲二守皆執節不撓
 堅歎曰周子孟威不屈於前丁彦遠繫已於後吉祖冲
 不食而死皆忠臣也燒竟以病卒於太原贈龍驤將
 軍益州刺史。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
 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汙中

周燒 十四已六

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出
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
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者稱益益自訪以
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周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
子隱以跖強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
閭終能克已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忘軀可
謂志節之士也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略冠於
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
思難斯為隘矣終於憤毒豈不惜哉札廷等負俊逸

開門
搆盜

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矣於權石強
非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搆盜去順
效逆彼寔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
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
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剋清江漢謀孫
翼子杖節擁旌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為名將功成
名立不亦美哉子嬰威陷迹虜庭抗辭偽主雖圖史所
載何以加焉

周平西果勁始邪末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宣佩
懋功二定江東札雖啟敵旌實懷忠尋陽繹武擁旌

持斧白子曰孫重規疊矩孟威抗志心存舊主

八王序

周室
封建
親賢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黎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及秦罷侯置守宗社孤危漢以矯枉過直黜羹吹壑土地封疆踰越往古魏武徒分茅社稷傳虛爵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朝為伊周夕為莽卓夫為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寔相資琅邪譬彼諸王權輕眾寡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各在八王故序而論之摠為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晉書第四子也晉書踐祚封扶風郡王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為太妃伏氏湯沐邑太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時宗室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為

為宗
師

宗師使訓導觀祭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
隨事聞奏徙封汝南武帝崩楊駿專權既誅乃以亮
為太宰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瑾對掌朝政楚王瑋有
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
旨誣亮與瑾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將軍李肇以兵圍
之遂為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
何無道枉殺不辜遂為亂兵所害

楚王瑋

多立
威刑
胡廷
忌之

楚隱王瑋字彥度國第五子也楊駿之誅瑋屯司
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
保衛瑾建議使瑋與諸王入國瑋甚忿之乃與賈后
矯詔收亮瑾殺之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
駟虞幡麾眾曰楚王矯詔殺百釋杖而走瑋左右無
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詔以瑋矯詔害三公父子遂
斬之賈后先惡瑾亮又忌諱故以計相次誅之

趙王倫

廢賈
后

趙王倫字子彝晉第九子也愍懷太子廢倫與嬖
人孫秀廢賈后為庶人送金墉城尋矯詔自為相因
侍中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
秀秀之威權震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

倫篡位

貂不尾狗

起自琅邪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
 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於是京邑君子不
 樂其生矣未幾倫篡帝位以孫秀為侍中諸黨皆登
 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
 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
 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
 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和故有白版
 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孫秀既立
 非常之事倫敬重焉詔令秀輒改章有所與奪自書
 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時齊
 王問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強兵各據一方及三
 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於是王輿率營兵誅
 秀迎天子反正送倫等付金墉城賜倫死飲以金盃
 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我自兵與
 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為逆者盡誅
 史曰昔高辛扶運靈起參商周嗣歷禍纏管蔡
 詳觀曩無逆聽前古乱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與
 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相與儀台飾衮禮備彝章
 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晉果銳之性遂成
 凶狠或位居朝右或戢參近禁俱為女子所詐相次

八全

趙王倫 十四卷十

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寔庸鎖見欺孫秀潛構
異圖煽成奸慝乃使元良違然酷上宰陷誅美乾曜
以之斃傾皇綱於馮中祀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
縮坐揚纛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
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閻之極未之有也
四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推偽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
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遲心縱欲曾
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
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衣章
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五材力絕人忠
既迈俗投弓掖門落後操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掠掠
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二之情無奪扶其遺
節終始可觀六既入揔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
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叶契河間共圖進取而七任李
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拔首
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強焉駕此巡異乎有征
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政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
矧茲安忍能無及乎八糾合同盟創為義卒匡復
之功未立陵暴之冀已彰聲彼車徒固求以鎮既而
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聖劫遷宗社顛覆數十

皇憲
政

長少
功
一第

萬眾並垂餌於豺狼二十六王咸墮身於鋒刃禍難
之極振未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康失政難起
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虜驚而夫地閉戎兵接
而宮廟壞支屬靡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
謂誰生厉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矣

晉曰亮摠朝政瑋懷賊競說巧乘間艷妻過聽構怨
連禍遽遭非命倫是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僞遂及
嚴誅偉哉武閔首創宏謀德之不建良暴夫長沙奉
國始終靡慮功虧一簣奄罹殘賊草度勤王效立名
揚合從關右犯順單強事窮勢蹙俱為亂亡无超作

輔出征入抚敗國喪師無君震王焚如之變拆惟自
取

解系 結

解系字少連濟南人也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繫已
甚得声冬時荀勗門宗強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
系等曰我與卿為交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
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
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當
世壯之○累迁雍州刺史會氏羌叛與趙王倫討之
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

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羞不從倫秀
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
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
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此人兄弟輕我邪此
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
子後齊王固起義時以裴解為冤首
結字叔連與系系多名歷官御史中丞及系被害結亦
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
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為亦坐死朝廷遂改革舊制女
不從坐由結女始也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
初補藍田令不為豪強所屈累迁御史中丞梁州刺
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為
妻輔為中止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後為天水故
帳下奴富數所殺○初輔嘗論班固司馬迁云迁之
著述辭約而義繁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
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類貴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
述事善足以發勸惡足以監識人道之常中流小事
亦無取焉而班皆書豈不如二也毀貶臧錯傷忠臣

論班
馬作
史

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佞傳、逞、諛、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諱諛，聖靡叙寔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存臻寔始，藩翰解系等以于時之用，敷危亂之臣，並託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奸，雖邪正殊塗，而成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索靖 續

五龍 稱為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少有遠群之量，與鄉人記表、張翹、索紉、索永俱詣太宰，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諱郡李賢，良對策高第，出為西域戊巳校尉長史。同郡張勃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為尚書郎。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太守。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太安末，河間王顥率兵向洛陽，拜靖游擊將軍，顥戰被傷而卒。靖作草書

狀

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鈞漂若驚鷲舒翼未
發若季復安虫蛇虬螭或往或還類向那以羸形歛
奮翼而相相及其逆遊腸嚮下正尔邪騏驎暴怒逼
其響海水空隆揚其波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
而差池季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
順氣轉相比附竊媿康苦隨体散布玄鳥狡獸嬉其
間騰援飛颺相奔趨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
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
傲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著絕勢於統素垂百
世之殊觀少子綈最知名

廊廟之才

綈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綈廊廟之才非簡
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汗吾兒也後臣至尚書左僕射
為劉聰所獲戮之於東市

史曰自永嘉蕩覆萬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之主
于時武皇之胤唯有建興眾望攸歸曾無與二關鼎
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闊艱難扶持幼穉遂得
纂堯承緒祀夏配夫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
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
周遭六戎而東徙有晉違獮狄而西遷彼既靈慶悠
長此則禍難逆及豈戢皇地非奧主將綈允材謝輔

索綈十四卷十五

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簡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參謀憑凶亂政爲惡
不已並罹非命解縵忠肅無聞餘慶愍皇稟戎寔賴
群公鼎圖福始緜遂凶終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十四

